

路易·艾黎和中國



(新西蘭)威利斯·艾萊著

向東暉譯

路易·艾黎和中國

(新西蘭)威利斯·艾萊著

向東暉譯

新采出版社出版

中國通史

卷之九 隋唐五代十國

路易·艾黎和中國

著作者：（新西蘭）威利斯·艾萊

出版者：新 采 出 版 社
香港北角馬寶道64號

印刷者：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一九七二年七月版 H. K. \$ 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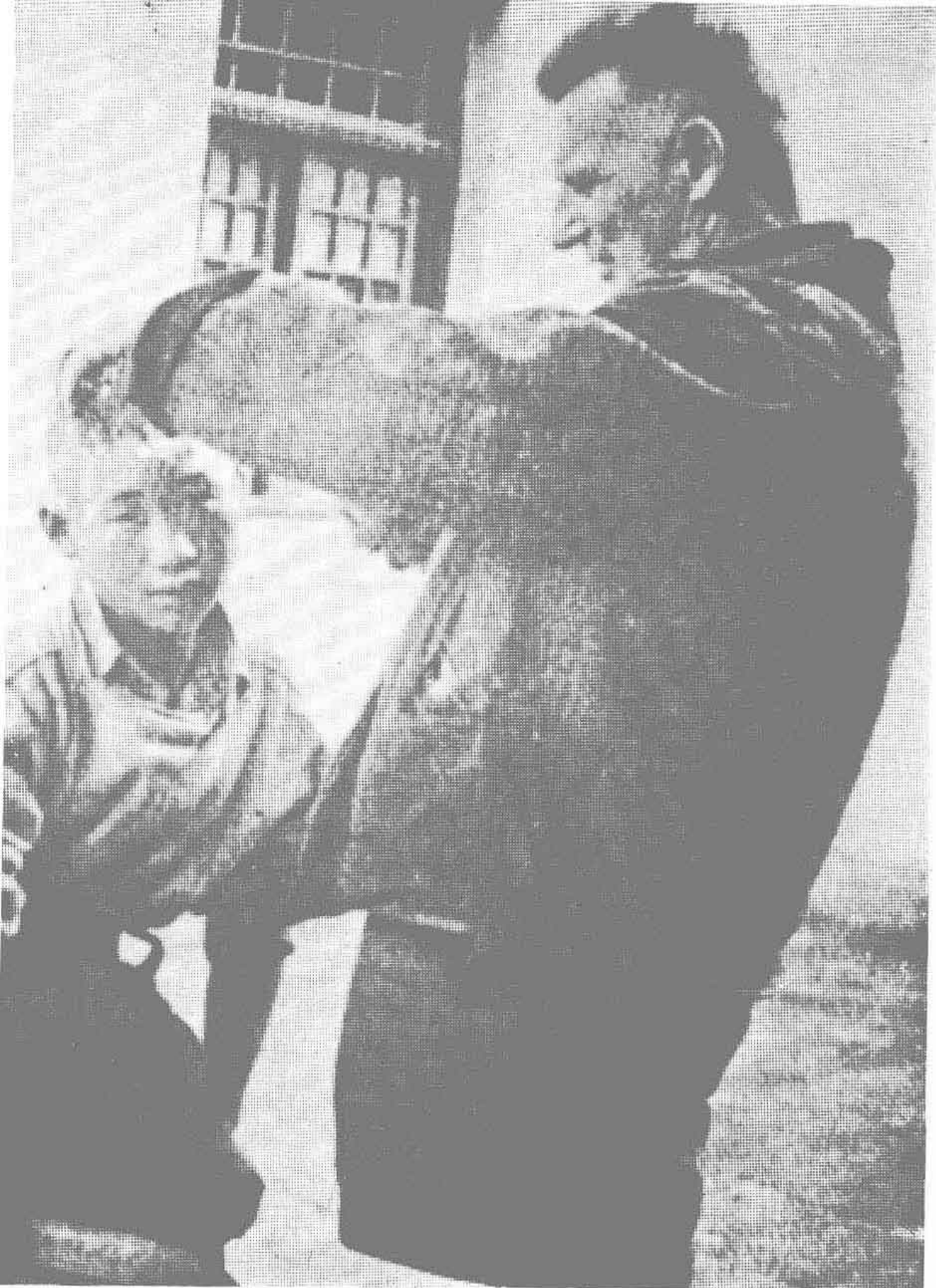
中國農村的煤礦童工，背後的山洞就是他們的住所。
工是路易·艾黎創辦的培黎學校的收容對象。



路易·艾黎與曾任孫中山衛士的馬坤。這幅照片攝於一九五六年。



山丹培黎學校一個學生（左）和一個綽號「小螞蟻」的煤礦童工（右），兩人的年紀都是十五歲。



山丹的培黎學校，路易·艾黎正在替他的學生理髮。



一九五二年，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時，路易·艾黎和前來參加的新西蘭代表團成員合照。



路易·艾黎和他的兩個義子邁克（左）和艾倫（右）
於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四年，路易·艾黎在蘭州。

一九六四年聖誕節，路易·艾黎在新西蘭。





一九六七年，路易·艾黎訪問哈爾濱的兒童列車。

一九六七年，路易·艾黎與他的孫子朗康（譯音，艾倫兒子）在北京。





一九六九年四月，路易·艾黎與馬海德醫生
在北京。

前言

威利斯·艾萊在奧克蘭大學執教三十二年之後，於一九六一年從歷史學副教授的職位上退休。下來進行了研究、寫作，隨後還作了一些教學工作，這樣度過了三年極其忙碌但却令他滿意的時光，接着就病倒了。只有借助於愈益頻繁的輸血和長時間的休息，他的生命才得以延續。後來，他沉着從容地轉而從事一項在思想上早就有所醞釀的工作——寫作這部傳記。他認為，這是他能够最有價值地利用他的時間的一樁工作。這時，他繼續給大學的優等班講授俄羅斯史。他寫了三年時間，完成這部傳記後不久，他就去世了。

威利斯從事這項工作是對勁的，因為他同路易·艾黎的生活，有着很多的共同性——他倆的祖父都是拓荒者，父親同樣當校長，他們的青少年時代，在遊戲要樂上，以及對於沙灘、大海、羣山、河川和農村的親近，深深地種下了對新西蘭持久不變而又決不是偏狹的熱愛。他們各自的具有天稟的哥哥，都因為積極參加戰鬥而死難，這導致他們在年青時

代志願去國，投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戎行。戰爭深刻地影響了他倆的生活。

威利斯在大學裏是一個受領獎學金的學生，當他領到塞西爾獎學金而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時候，他棄古典學而攻歷史。在這門學科裏，他首先尋求對他自己的國家和世界問題的了解和解決，尋求國際了解和世界和平。

路易·艾黎的學生生活，則是爲同新西蘭同胞的接觸以及日益關懷他們的利益所激勵。

一九三二年，他們兩人初識於上海，當時威利斯正出席太平洋關係研究學會會議，一九五二年，他倆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上重聚首。其後，威利斯又訪問中國兩次，每次歷時五星期，最後一次是在一九六四年。在我丈夫對中國的這兩次訪問中，我都陪行，我們在中國各地廣泛旅行，常常見到路易，並且正如威利斯在「重訪中國」中所寫的，我們「得到特殊的禮遇，得以同擔任重要工作的人進行長時間的坦率談話」。

在威利斯的多方面興趣中，他寫作並講授了新西蘭史，同時還在他的大學課程中，開了中國史。

序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正如路易·艾黎自己稱述自己那樣，「一個普通的、刻苦用功的新西蘭學生」，在上海的「國際租界」登岸，打算逗留幾個月時間，「看一看情況」。想不到一住就直到如今，中間只有幾次短暫時間離開中國。

到了三十年代末期，路易·艾黎就已經成爲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了。在那個時期裏，訪問中國歸去後執筆寫書的人，鮮有不特地提到路易·艾黎在上海當工廠視察員所做的「工作」，鮮有不特地提到他從事的救災賑荒工作，以及抗日戰爭期間主辦「中國工業合作社」（譯按：簡稱「工合」）的工作。與此同時，他們也談到路易·艾黎所提供的對當時中國現狀的深刻見解。李約瑟博士當年在重慶主持中英科學團體的事務時，艾黎曾於一九四三年同他一起經過千哩長途，到甘肅省西北部的敦煌石窟去進行考察，後來李約瑟博士這樣寫了艾黎：「經過了五十年的時間，就可以開始從發展中縱觀一個人的一生了，我也許可

目 錄

- 第一章 中國・上海・新西蘭精神
- 第二章 在上海的歲月裏
- 第三章 在綏遠
- 第四章 在漢口
- 第五章 人生路向變得更加分明了

第六章	人生事業四十始	一〇三
第七章	「工合」	一一八
第八章	堅持	一三六
第九章	雙石鋪和山丹	一四八
第十章	解放（一九四九—一九五二）	一七一
第十一章	一個決定	一九一
第十二章	作爲作家與和平事業工作者的艾黎	二〇九
第十三章	我們站在哪裏？	二二五
第十四章	收場白	二二九

第一章 中國·上海·新西蘭精神

我沒有進行正確評價的背景材料。

——路易·艾黎

初臨上海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路易·艾黎抵達上海的當天，有一位從電車車廂上走下來的中國乘客，故意向他臉上啐了一口唾沫。「爲什麼這樣激烈呢？」他感到大惑不解。在中國局勢異常緊張的當時，特別是在上海，對於一個熱烈的民族主義者來說，路易·艾黎無疑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一個象徵。當時的中國，爲革命所震撼，這吸引了路易·艾黎，因爲繼續留在默沃特阿（按：路易·艾黎在新西蘭所經營的農場）已經沒有什麼前途。這是路易·艾黎到中國去的一部份原因。他之前往中國，並不是出於同情革命，而是出於對一個正在發生變化的國家的好奇心，而對於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他早就通過一份附有插圖的周刊看